

## 祭 海

(历史传奇小说——孟尝传奇)

### (一)

公元126年前，东汉永建年间。新任合浦郡太守孟尝，在他上任之前，便了解到合浦郡的官员，从郡丞到县令、三老、嗇夫、游掾以至亭长等互相勾结，盘剥沿海采珠蛋民，中饱私囊。于是孟尝太守下定决心，要整治一下这儿的贪官污吏。孟尝刚踏上这百粤之地，便看到合浦郡的田地荒凉，一片瘴烟，百姓还是刀耕火种。沿海蛋民不事耕稼，以采捕珍珠为业。

孟尝的夫人早就反对丈夫到这蛮荒之地，但孟尝却有一股牛脾气性子，凡是他下决心要做的事情，便非干到底不可。这次孟尝下决心要惩罚这儿的酷吏，教化这儿土民，宣扬圣德。所以他从中原带来了一些先进农具，选了一些优良谷种，并聘了一批精通六艺的人来合浦大干一番。

孟尝太守到任的这天，县令便逼迫百姓跪在接官亭的驿道旁，迎候新太守孟尝。官兵们手执刀、戟在人群中来回巡视。

时值深秋，接官亭附近的高大柳树，落尽了修长的叶子，已失去了她婀娜多姿的丰采。天空满布乌云，阴沉得怕人。几只老鸦站在光秃的柳树上不时“呱、呱、呱”的叫着。远处的山岗传来如诉如泣的山歌：

处处村童不着裤，满山戎马乱纷纷。

竹筒无米饼无粟，犹折山花迓使君。

孟尝目睹跪在官道两旁，衣不蔽体，骨瘦如柴的百姓，个个汗流夹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又听着远处传来悲愤的歌声，更增加他对地方官的憎恶。目下合浦郡饿殍载道，哀鸿遍野……孟尝目睹这一切，一阵心酸。他下了车径直走到跪在道旁的一位老汉跟前，弯腰将老汉扶起：“老大人，你们都起来……”老汉惶惑，战栗地站起来：“大人，小民……”县令及丞尉看到孟太守在远处下了车，急忙

迎上去，弯腰作揖：“孟大人，敝官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，恕罪。”丞尉：“本郡百姓略备水酒为大人洗尘。”孟尝一针见血地：“老百姓不是连稀粥都喝不上吗？”县令接着：“本郡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……”。

这时珠民中间又是一阵骚动，不远处珠民嚷了起来。县令：“嚷什么？不要喧哗……”一个青年珠民愤愤地嚷道：“县太爷，又有两个人昏倒了。”旁边一个执戟士兵，挥着手中的戟：“活够了么？再嚷吃鞭子的……”孟太守朝喧闹的地方望去，只见两个昏倒在地上的老者，几个珠民七手八脚在抢救老者。孟尝走了过去，看着这情景，朝身旁的侍卫：“救活他们……”。

孟尝太守早就了解到这蛮荒之地的合浦郡地的官吏贪赃枉法，卖官鬻爵，百姓愚昧无知，生产落后。他到这儿任职简直是等于流放，家里人个个都反对他，甚至连他的亲信侍卫，都嘟哝着，埋怨他不该到这蛮烟之地。现在目睹这情景，就更加埋怨起孟尝来了。可是孟尝呢？他与他们不同，他决定要在这不毛之地，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，他要惩办这儿的赃官，他要把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，以及优良种子传播到这蛮荒之地。孟尝到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深入民间，了解民情，然后制订治理郡地的方案。

## (二)

今天孟尝带了几个侍卫微服出访，他从治所门前的南流江乘船顺流南下，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，第二天在阜民圩登岸。阜民圩在南流江支流西岸，这圩集只十几间小铺，农民在圩集西头的几棵古榕树下进行贸易。圩集特别萧条冷落。孟尝在驿站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一早便骑马向盛产珍珠的白龙出发。海边的道路坎坷难走，马也走得很慢，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白龙。白龙面临大海，惊涛拍岸。这儿横直几十里的大海中，有青婴、杨梅、断望、平江等珠池。孟尝和侍卫装扮成商人模样，在白龙挨家挨户询问珍珠行情，从中了解珠民疾苦。

白龙村旁的大树下，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补鱼网，他们喃喃地细声的谈着

话，不时地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打扮成商人的孟尝背着布袋走近老人，双手一揖：

“老伯，借光请问近来珠价如何？”两位老人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孟尝：“你们是做珍珠生意的吧？”孟尝点了点头：“初次远行，请多指教。”老人摇头叹气：

“你们来得可不是时候，近年海里珍珠稀少，珠税又繁重，海情又不好，哪有珍珠的影儿？”另一老者也叹着气说道：“如今每月要缴上乘珍珠四两，听说是给一个姓“猛”（孟）的新任太守……”老人：“这个‘猛’太守，简直是个剥皮太守……”旁边化装成商人的侍卫听到老人骂孟尝太守，愤愤地站起来，正要发作，孟太守急忙用眼色制止了他们。

老人：“你们外乡人到这儿经商，近来不是时候，呵！”孟尝：“老大人，这话怎么说法……”老人：“官家连年搜刮，海里的珍珠都吓跑了。”另一老人：“听说合浦的珍珠都跑到交趾郡界去了！”老人：“珍珠可成了我们蛋家的祸害啦！”“过两三天又要祭海了，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！”老人无限悲伤的说。

孟尝疑惑地问：“老伯，祭什么海？”

“祭海就是杀人，惨哪！”老人悲愤地说。另一老人：“年年祭海，年年杀人，可是年年依然采不到珍珠。”孟尝听到老人说过了两三天要杀人祭海，心里紧张了起来。旁边的侍卫，听说要杀人祭海，已按捺不住心中怒火，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大声咆哮起来：“狗官，残害百姓，枉杀无辜，我要宰了他。”

孟尝一时手足无措，慌忙拉了他一把：“你疯啦，酒鬼，你刁、想活啦！”补网的老人见这商人口出狂言，都惊呆了，慌慌张张地溜回村子里去。“嘭、嘭、嘭”的锣声和喊话声由远而近：“各珠户听着，新任合浦郡太守孟尝到任，每户交上乘珍珠四两，违者严惩不贷……”喊声由远而近。这时亭长敲着锣，慢悠悠的走了过来，侍卫见了怒不可遏：“大人，不宰了他我不解恨。”“你手痒了！”孟尝使了个眼色：“我们后天参加他们‘祭海’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侍卫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和孟尝太守匆匆地上了马离开了白龙村。

(三)

白龙港的海滩上，搭了一座约两米高的祭台，祭台四边用黄绫装饰着，祭台旁边竖一木杆，杆顶上悬一幅用小篆书写的“祭”字大黄旗，被海风吹得上下翻舞。祭台上的两旁坐着县令以下的各级官员，祭台前被官兵逼迫跪着的是附近海边的衣衫褴褛，面黄饥瘦的珠民。一个被五花大绑得结实的青年，已昏倒在地上，人群中不时传出呜咽的哭泣声，个别上了年纪的则昏倒在沙滩上永远起不来了。祭台上一个巫师手执宝剑口中念念有词。被缚着昏倒的青年迷迷糊糊地苏醒过来，正要大声呼喊，被两个士兵按在地上用烂布将嘴巴塞住，他已经哭干了眼泪，这时他父亲大哭大闹的冲了上来，被士兵一刀砍去，这老人便倒在血泊中。台前跪着的珠民，个个战栗着鸦雀无声。

已近正午时分，珠民们的心越来越沉重，今天的日头显得特别猛烈，日头像一个火盆压在人们的头上。珠民们的汗水和泪水已混和在一起湿透了衣衫。珠民们的生命和被捆缚的青年珠民的生命紧紧连系在一起，说不定下次祭海，牺牲者又不知落在谁家的头上。这时又有几个年老的珠民倒了下去，再也挣扎不起来。台下的珠民都嚷了起来，顷刻祭坛下面又是一阵骚动。如狼似虎的廷椽，大声嚷着：“不要喧哗……倒毙的通通丢到海里去。”几个士兵走过去，拖着两具尸体抛进了大海。海在咆哮、在呜咽、在悲愤，珠民更加骚动起来。一个青年珠民霍地站起来大声嚷道：“你们不能这样呵，谁家无父母男女！”县令在祭坛上大声威吓道：“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触犯了海神全村都要遭劫的。”

这时孟尝太守领着十几个侍卫骑着高头大马赶到了白龙海滩。孟尝对旁边的侍卫：“禀报县太爷，你就说孟太守参加祭海。”

“是，是……”侍卫应了一声，急急地跑上祭坛。他怒目横瞪着列坐在祭坛上的官员。官员们见到这满脸杀气的侍卫，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从那儿降下这凶神。侍卫环视了一下祭坛上的官员之后，大声吼道：“那位是县太爷？”县令一

听来人傲慢无礼，便吼了起来：“那来的狂徒，给我逮起来……”两个执刀的士兵在一旁冲向侍卫，侍卫拔出佩剑：“谁敢上前一步。”两个执刀的士兵看着眼前满脸杀气的侍卫，双手发抖起来。接着侍卫大声道：“孟太守驾到！”县令一听，‘太守驾到’，简直慌了手脚，慌忙道：“迎接太守”。这时孟尝领了十几个侍卫走上了祭坛，县令万分惊慌，不知所措。县令定了定神，双手抱拳：“太守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”

县令请孟尝太守坐了主祭位后，祭坛下面跪着的珠民又是一阵喧闹和骚动。

台下的老者甲挣扎着挺起身子，眯着老眼向祭坛上望去，似乎看到了什么，于是他移动身子，侧着头对旁边的老者乙：“老弟，你看坛上坐的那位……”。

老者乙抬着头向祭坛上望去，微微点头，若有所思：“很象前天的那位珍珠商人。”

老者甲定睛看去，然后对老者乙：“糟啦，老兄，不错，这位太守就是前几天来的那位珍珠商人……”。

老者乙：“别让他认出我们来。”

老者甲：“未到任先要珠，当官的全都是黑心肝……”。

老者乙：“珍珠可成了我们珠民的灾害了。”

老者甲低声地：“不要说了，把头放低点，别让他认出来。”

孟尝在祭坛上，扫视了一下台下跪着的珠民，又看了一眼被缚得结实的青年珠民，然后转过身来问县令：“今天是祭海吧！”

县令献媚地，哈了一下腰：“是呵，为了多向太守献上品珍珠，举行祭海采珠，以祈珠民海下采珠平安……”。

孟尝明知故问：“每年都祭海？”

县令滔滔不绝地：“每年一祭，大采两祭，这次为了向大人献珠，故今天出海采珠要祭海了。”

孟尝：“合浦的珍珠这几年不是都采光了吗？”

县令：“海里有的是珍珠，只是这些珠民不老实，采得好珠都私藏了起来。”

孟尝指着被缚在台上祭海的青年：“那来的！怎么塞住了嘴巴！”

县令：“每年祭海的人都是自愿的，他们到了龙宫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……”

孟尝：“所以他们都争着祭海？……”

县令：“是，是的，这还保全村安宁。”

孟尝：“所以每次祭海都劳县太爷亲临指导了？”

县令：“珠民祭海，一县之长那有不来之理？何况这次是为向太守献珠而祭海采珠，那就更应该来主持了。”

孟尝连讥带刺地：“看来你真乃民之父母，政绩不少呵！”

县令谦逊地：“这是下官应尽之责，当与民同甘苦。”

孟尝指着台下被缚得结实的青年珠民：“今天祭海选中了他，是他的造福，合邑安危都系于他一身了……”

县令在一旁得意地：“是的，他功德无量，造福一方呵！”

孟尝这时一反常态：“为了确保全邑安宁，采珠平安，这次祭海在敝人看来，要多选一个人祭海岂不是更好！”

县令听到孟尝要选多一个人祭海，便献媚地：“太守高明，想得周到，这次祭海事关重大，现在就地多选一个人祭海吧！”

跪在台下的珠民听到太守要多选一个人祭海，个个面如土色，不知灾祸又要落到谁家的头上。昨天和孟尝太守谈过话的两个老珠民，听到孟太守这么说，吓得昏倒在地，祭坛下的珠民又是一阵骚动。

县令看到台下的珠民骚动起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事？不要喧嚷……”

一青年珠民站起来大声地：“又有人昏倒了。”

县令愤懑地：“昏倒的通通丢到海里去。”

孟尝太守转对侍卫：“昏倒的通通救起来。”两个侍卫应声急忙走下祭坛，奔向昏倒的老人。孟尝又问县令：“礼珠收齐了么？”

县令听到太守这么问，吓得六神无主：“下官正落重手催收礼珠，祭海后便要他们连夜下海……”

孟尝太守：“都采得到吗？”

县令战栗地：“珠螺逐年减少，不过我已采取措施，大概不会成问题……”

孟尝太守：“县大人可算得是忠心耿耿了。”

县令：“应该效劳。”

孟尝：“为保采珠平安，这次选两人祭海，你看如何？”

县令：“好，好，太守高明，下官马上在珠民中再选一个……”县令说完，目光转向祭坛下的珠民。一忽，县令指着坛下的一健壮青年珠民，“把他抓起来！”几个士兵气汹汹的冲下祭台。孟尝挥手大声制止：“慢，今天祭海非同往年，我看这些珠民心地不正，面黄饥瘦，有渎神明，定会贻误采珠大事，县令大人公正廉明，爱民如子，今天的祭海就请县令大人献身了。”县令一听，吓得面如黄泥色，豆大的汗珠从两颊冒了出来，他双膝跪到太守跟前频频叩头：“大人开恩，饶了小的吧，小的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……”

孟尝太守吆喝着：“谁家无父母，妻小……”

在祭坛上的廷椽等大小官员，个个战栗着跪了下来。孟尝太守指着廷椽：“你身为廷椽，平日欺压珠民，为虎作伥，今天祭海你也献身吧！”几个侍卫上前将县令和廷椽缚了个结实。县令和廷椽这时已是魂飞天外，昏死了过去，像一堆烂泥的瘫在地上。

这时孟尝走到祭坛前道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请大家不要跪着，就坐在沙滩上吧！县令杀人祭海无非是残害百姓，强迫珠民献珠只是中饱私囊。县令要祭海就由他们祭吧！”

孟尝说完向侍卫挥手道：“送他们到海龙王那里享福去吧！”几个侍卫七手八脚将县令和廷椽拖到海边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珠民们顿时欢呼起来，频频向太守叩头：“太守英明，天公保佑。”

孟尝太守这时走下了祭坛，径自走到珠民中间，拱了拱手：“各位父老请起。”这时他看到了那天微服私访时相识的两位老者，便走了过去：“老大人，还认得我这个商人么？”两位老者：“认得，认得，太守真是万家生佛，那天我们瞎了眼，得罪太守。”

孟尝感慨地：“其实老百姓没有活路了，做官的那有活路。”孟尝息了一忽，又说：“从今天起开珠禁，三年内珠税减半，明天请各位到这里领米，渡过这个荒月……”

这时整个白龙海滩象山崩地裂的沸腾起来。

第二天孟尝太守运来了几牛车的大米。亭长又依然履行他传呼命令的任务，他一面敲着锣，一面高声大喊：“各位乡亲请到村头大榕树下领米去……”

白龙圩有史以来就是今天热闹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个个手拿布袋或手提竹篮，向村头奔去。两个老者拄着手杖，拿着布袋边走边说：“孟尝高洁，真是尧天舜日呵！”另一老者：“这下我们珠民可有活路啦！”几个青年珠民肩背着大米，见到老者便打趣地说：“你们去迟了，没份儿啦！”老者：“跑得快孟太守也不会多给你们的。”另一青年：“领了大米孟太守还要找你们谈家常呢！太守还给我们送来五谷良种，还教我们造农具呢。”

老者：“快走吧，领了米还有正经事要做呢。”

青年珠民欢跳着，一溜烟向白龙西村头走去。